

开春修渠

陈维元

一条老渠自西而来，穿村而过，之所以能长流不息，关键在于疏浚和养护。

每年开春，村民都要召开修坝浚渠大会，定下日期并做好分工分段。日子一到，队长就敲着响锣，扯开嗓门叫喊：“修中渠了，修中渠了……”不厌其烦，挨家挨户地去叫唤。按照村民会议的商定，每户派出一人，疏通沟渠的挑着畚箕，拿着锄头和铲子；割坝壁杂草、砍灌木的则拿砍刀和弯刀；修筑堤坝的提着粗大麻绳，拿着杠子和铁钎等。大家纷纷到分配的渠段，各司其职，都想在当天上午完成自己的任务。

儿时的我总喜欢跟着“做大事”的大人。在我眼里，身为打石匠的二舅负责修复坍塌部分，就是干大事的，于是紧随着他。一行人一出村口，远远就能看到一条毛毛荏荏的青绿色长带蜿蜒曲折地向西边延伸，望不到尽头。我们沿着长满杂草的土坝走，久未修葺的渠道就像衣衫褴褛，须发拉碴的流浪汉，就连渠里的水也像饿了许久的流浪汉，瘦得可怜，步履蹒跚。

二舅一看到这种状况，招呼大家快点走，终于，在离渠源头不远处听到哗啦啦的流水声，二舅惊叫一声：“有大事做了”。果不其然，转过一个拐角，看见一个双臂长的大缺口，众人都叹出一口气。二舅说这缺口的水太多了，不容易修复。于是分派工作，有人去源头把水给堵住，有人清理缺口，有人清理旁边的淤泥。然后二舅抬头四顾，看看田间地头中散布着的大小小的石头，不一会儿选定目标，带着工具，领着徒弟，朝东边五十步远的一块形如大灰石的石头走去，然后拿出墨斗，拉出墨线，与徒弟一人一头，在



开春修渠。(本报记者 李想 摄)

“牛”的头尾站定，墨线往“牛”背上一弹，留下笔直清晰的墨线痕迹。于是两人拿出石铢和铁锤，蹲在“牛背”上，沿着墨痕开始凿孔。

只见二舅眯着双眼，右手握着铁锤匀速地上下挥动，一下一下地砸在左手握着的铁铢子上，发出“铛、铛、铛……”响声，声音铿锵有力，悦耳动听，像是一支打击乐，回荡在旷野中。此时的二舅，悠悠地叼着烟，那神情不像打石匠，倒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打击乐师。而旁边的徒弟目不斜视，紧紧盯着手中的铁铢子，怕一不小心砸到手，一看他的虎口贴满了“白粘布”，就知道没少受罪。

我听着二舅错落有致，起伏有韵的打石声，殷勤地在一旁递烟倒水，不觉

得时间的流逝，觉得只过了一会儿，“牛脊”上一排整齐的孔洞均匀地分布着。二舅在每一个孔里插上扁石铢，用小锤打一打，固定住后，往手心吐口唾沫，搓一顿，拿起大锤，高高举起，依次砸在石铢上，两遍过后，“牛脊”上裂开了缝，插入长铁钎一撬，石牛分裂成两瓣了。众人一阵欣喜，一阵哗然，在石块两边套上大麻绳，两根杠子四个人，蹲下身子，齐声喊“一二三，起——”，于是就把石块抬到大缺口处，往下一填，哈哈，刚好合龙。我帮忙在石块两旁填上泥土，而后盖上带着草皮的土块，大功告成了。此时，日近中天，做其他任务的乡亲已经完工回家了。

我们顾不上擦汗水，赶快跑到源头去放水。只见汹涌的溪水，轰隆隆地奔

涌而来，挤入小渠，白浪翻滚，流过一段后，浪花渐渐平息，但流动的水面泛起青光，折出层层褶皱，就像沉沉流动的青木纹络，充满张力，不时放肆地拍打着堤坝，蛮汉似的，低吼地冲向田野，奔向村庄。大家看着焕然一新的渠坝，刷刷洗洗后，满心欢喜地往回走。

还没到家，隔着老远就能听到从村渠中传来了鸭子拍打着翅膀戏水嬉闹的声音，老牛带着小牛喝水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，大姑娘“梆梆梆”的捶衣声，小媳妇“刷刷刷”的洗衣声，还有提衣带水的“哗哗”声，拧干衣服的“啪啪”声，乡邻就农田桑麻、水稻地瓜等话题侃侃而谈的欢笑声……种种声响在水渠上空汇成一支清新激越的乡村协奏曲，久久回荡在村庄的上空。

瘾多癖少

郭华悦

汉字很有意思。“瘾”与“癖”，看着相似，听着也差不多。但若是细品，却发现内里则不尽相同。

人有酒瘾，或烟瘾，又或者是其他的瘾头。雅与俗，好与不好，姑且放一旁。但一个人的瘾头，总能令自己沉浸其中，享受其妙。瘾，取悦的是自己。至于旁人的目光，赞同或是难苟同，则不在入瘾者的考量之中。

人亦有癖。有的癖，不犯他人，倒也无妨。但更多的癖，则近乎一种钻牛角尖的固执与要求。就像洁癖，要求自己，更要求他人。其他种种，诸如这癖那癖，归根结底更多的是对别人的要求。

汉字之妙，便在于此。癖，音近于避。而一个身怀怪癖的人，往往因对周遭人与物要求苛刻，而令人避之唯恐不及。瘾，有有好有坏；但癖，多数情况下却容易被附上“怪”这个字眼。褒贬之分，由此可知。

一个身在瘾中的人，只要其瘾是正面的，不仅不会让人退避，反而在旁人看来，还有着几分可爱的味道。一个人一旦有了瘾头，便会认真起来。认真的人，本身就是一道美好的风景。人有瘾，如冷暖自知，消受不已。对于旁人，自然无暇顾及，更别提要求。

可一个人，一旦癖多，往往就不太好了。癖一旦发作，矛头多是直至周遭，难免令身边的人如坐针毡。一个怪癖多的人，自然也令人望而生畏。久而久之，癖越多，身边的人便越少。最后，成了孤家寡人。

瘾重于内，是一个人的享受；癖重于外，多是对别人的固执与要求。一个成瘾的人，只要方向对，结果往往皆大欢喜。可一个癖重的人，若是一条胡同走到底，最后常常就把自己活成了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。

人生在世，就该多点好瘾，少点怪癖。

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

徐云菊

在一个清冷又温柔的晚上，我从学校听完《“双减”背景下教育教学“五位一体”的新思考》的讲座回来，往柳溪街穿过民主街直达井脚街，为了那一碗心心念念的酸菜面。不是饿，就是想吃。

这条街上卖酸菜面的摊子有好几个，我习惯直走在右边这个摊子前停下来。这个摊子有三个人在经营，夜晚时分生意好得很。这次帮我煮面的是一位中年妇女，瘦瘦高高的，话不多。我告诉她：“来一份生面，打包”。

只见她先把生面放到滚烫的清水里，再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次性碗拿起来，接着从旁边桌子上的菜盆里夹几叶青菜下去烫，最后把面和菜捞上来。整个过程拿捏得很好，面条很有嚼劲。完成了这一道工序，她终于开口问我：“加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大肠，鸭血。”她帮我加了我习惯加的配菜，继续从那些小盆里打了些酸菜、葱头油、葱，加入面里，最后舀汤漫过整碗面。一碗酸菜面就算做好了，芳香四溢。

都说井脚街的酸菜面好吃，试过才知道。熟悉的路也有风景，就像我们一直在走的教育之路。这条路上也可以有诗意，留下美好的别致的人间四月天。

一位孩子以“辉煌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”为主题写的一篇文章——《中国红》，发给我改时就让我震撼，一直让我感动于心……

开头他说：“如果有人问世界的颜色是什么，我会告诉他，是桅杆上那高高挂起的红旗，是攻坚扶贫的红色使命，是面对疫情的白衣红十字……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中国红。”行文过程中列举古往今来的风流人物：南海边，邓小平爷爷带领人们走进改革开放的春天；西北的青藏铁路，让人们走出高原不再困难，将游子送回故乡，将游人送回远方；东边塞罕坝，一片百万亩林海，使我们的祖国更加美丽；绚丽的大海边，海军舰队的英姿勃发；最美的逆行者钟南山爷爷。文章以“绕了我们中国转了一圈，我倒是悟出了些许中国红：拥有坚定的精神，能踏上远方的征途；拥有刚劲十足的人民，创造令人惊叹的美丽；拥有伟大的党，进入伟大的时代。中国红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，有了伟大的祖国，我们才能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红！”为结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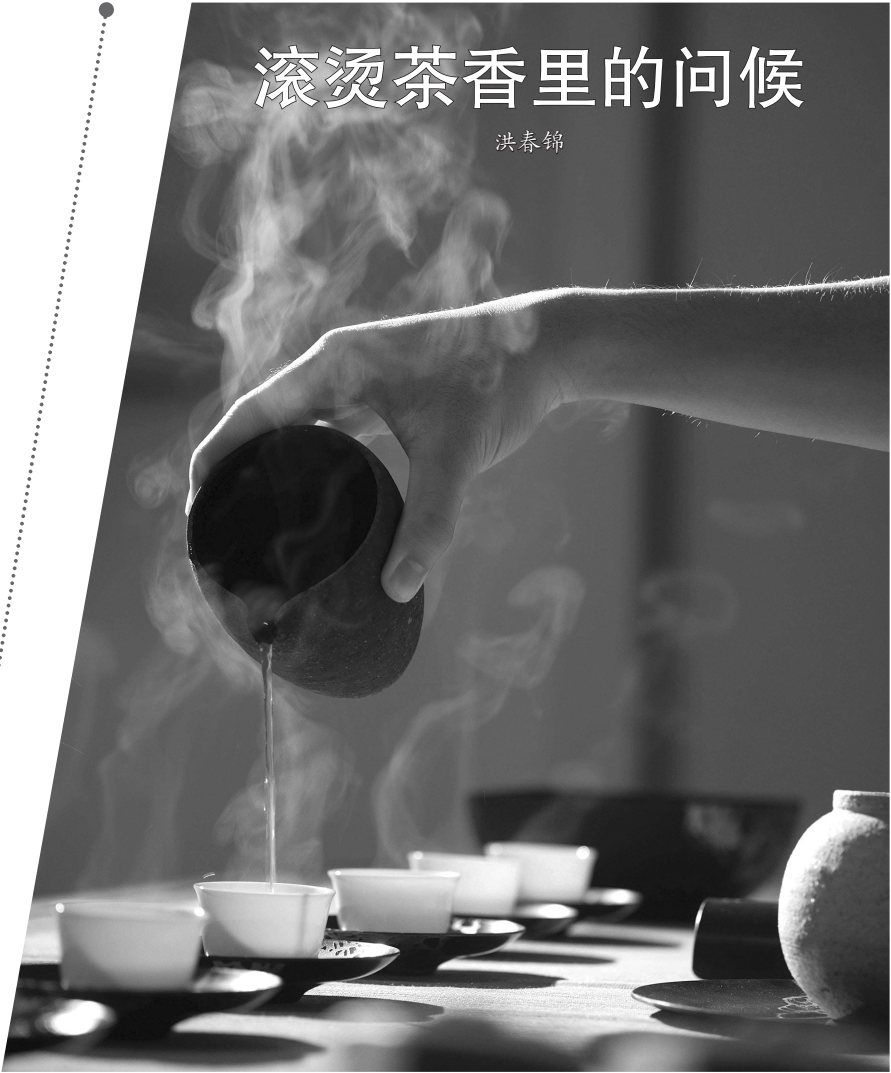
何其有幸遇上小小年纪文风比较成熟，用词精练有力度的他。他立足于读本并能跳出读本结合当今时事有感而发，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来写，把中国红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将中国红的内涵抒发得淋漓尽致。文如其人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一直勤奋努力的他也能用自己的手勾画出属于自己的最美中国红。

风景一直在路上，需要我们用“发现”的眼光去遇见那些感动与美好。始终怀揣着期待，一起向未来。



滚烫茶香里的问候

洪泰锦



在没有电话和网络的年代，闽南乡村的春节总是热腾腾的，有一种特别的温度。

在我还是六七岁的样子，老家四落古厝里，还住着三十多户的宗亲。每一年的春节，这一方传统民居都会成为孩子们最闹、最野的天堂，放鞭炮，捉迷藏，无边无际的追逐嬉戏……

那时候的正月初一，我和大哥总是早早就被父亲叫醒。摸黑爬起来，洗漱一番，也就进入了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仪式——去给长辈们拜年。

母亲早已把茶具洗净，晾干，就等着这一刻的到来。杯子不像现在流行的品茶小杯，容量有它的三倍之多吧，也不用盖碗，而是老样式的德化茶壶。

煤火灶上，水已经烧得滚烫了。她把所有的茶具烫过一遍，接着就开始冲茶了。只是这拜年的茶并不全是铁观音，有时也会是一壶的甜茶。

出门之前，母亲总会交代，给长辈们请茶拜年一定要有礼貌，甚至连到我们说的“新年好”，她也会演示几遍。

就这样，天还不怎么亮，大哥就走在前面，端着那一个小小的瓷茶盘，上面放着几个杯子和一壶暖暖的茶汤，我就跟在他的后面。古厝天井边上，两个孩子小心谨慎地、慢悠悠地走在那低矮的屋檐下。

后落里，上了年纪的长辈有栋婶、大头叔和

《父亲的债》： 真实之心 寻找之作

姚添丁

“父亲常说，人这辈子就两个债，送父母上山，养儿女成人。”《父亲的债》，既是张百隐对于父亲“为人父”的窥探和领悟，又是对于自己“为人子”的思索和表达。父子两代人，彼此在血浓于水的深沉触碰中靠近、理解、动容、接纳和融化。我想这必定是这本书轻易打动我们的地方。

作家德莱赛认为，真实是人生的命脉，是一切价值的根基。《父亲的债》饱含着浓烈炽热的真实感，没有华丽的修饰辞藻，没有精彩的情节，一切如此平淡平常，令人感觉不出存在多余热情成分，这并非作者刻意为之，而是“债”这一略显沉重的枷锁使然。全书截取的若干生活片段，尽是朴实无华的日常细节，它们有的构成时间脉络，有的链接地点线索，有的衬托人物牵引，伴随一段段琐碎直白叙述，读者很容易了解人物的来龙去脉及事件的前因后果。这个过程不仅没有消耗掉善良读者阅读兴趣，反而还帮助他们从中发现或多或少自己的“影子”，这种“对号入座”的惊喜收获源于作者骨子里流淌的真实之心。《父亲的债》试图以一种真实表达另一种真实，我们也在一次次袒露的真实对照中看清楚了创作者的内心，当然也成功叩问了自己的本心。

父爱如山。山有多少沉重，父爱就有多少厚重。债有几分，情就有几分。《父亲的债》的父亲平凡而渺小，仅仅只是那个平常年代无数普通通父亲中的一个，他的全部思维都在生计、奔波、操劳中反复打转，“借债”和“还债”让他与现实生活剪不断理还乱，并且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。父亲用专属于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对待生活、顽强生活，并且克服生活带给他的艰难困厄以及一系列措手不及，虽然有的时候也表现出“小聪明”“小算盘”“小伎俩”，但这一切又有什么要紧呢？这原本就是我们的父辈曾经有过的共同模样。

生命生生不息，代代相承相继，人生之“债”，名目繁多，有借有还，谁也无法逃不掉，这该是活着的人们不可回避的“必修课”。《父亲的债》作为一部寻找之作，寻找什么呢？寻找我们父辈走过的路，寻找自己在走的路。寻找是反思，也是淬炼，更是升华。寻找需要无畏和勇气，但同时也让创作者更加有底气自信，最终也让人物更加通透饱满。《父亲的债》借助不遗余力描写刻画赋予“寻找”别样意义。阅读《父亲的债》，认识书中的父亲及作者，谁能否认自己不是在敲击碰撞中更为

清晰完整地认识了父辈、认清了生活本身；谁又能否认自己没有从中受到点滴启发呢？《父亲的债》揭示一个朴实无华的道理：上一辈人曾经遭遇过的“债”，我们这一辈乃至下一辈也都会再次经历，我们的祖辈们以生命浸润而成的基因，无私给予了我们丰富的生命滋养。我们首先是寻找的直接受益者，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寻找的接棒者。

现实的父亲，连同脚下的土地，两者传递出滚烫热烈的生命热度。通过勾勒还原父辈的人生历程，进而全面审视脚下的土地，这是来自个体生命的从容和自觉。《父亲的债》叙述者脚下站立的土地，地处福建东南沿海，人们祖祖辈辈靠海而生，海洋性格造就了爱拼敢赢的独特气质性格。细心的阅读者不难从中发现，《父亲的债》还用了不少笔墨渲染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蜕变的土地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人们种种挣扎、改变以及浴火重生，让人印象深刻、感同身受。从这个意义来理解，《父亲的债》更是作者对于生于斯长于斯土地的深情馈赠。在父辈眼里，我们都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；在大地面前，我们都是群嗷嗷待哺的婴孩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我们乐于用这种极度渺小却又极其虔诚的方式，向我们的所有父辈、向我们的大地母亲，奉献上一份真实、真诚而又真切 的个性表白。